



「流動的」莫奈印象登陸深圳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古寧深圳報導：二〇一六年是法國印象派畫家克勞德·莫奈（Claude Monet, 1840-1926）逝世九十周年。「新莫奈：時光映跡藝術展」日前登陸深圳，在深圳市華僑城歡樂海岸創展廣場開展，並作為深圳「創意十二月」活動之一，展期至明年一月三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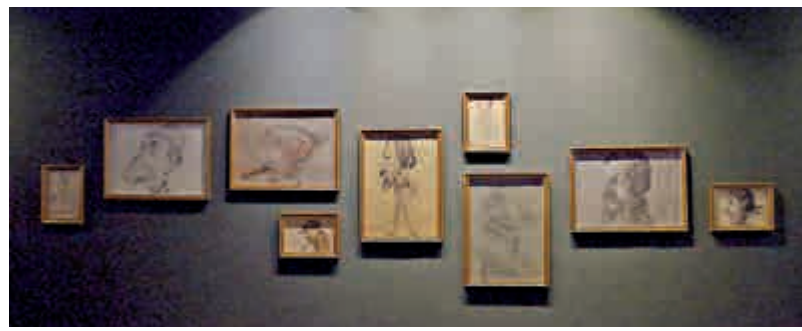
深圳是該展內地巡展城市之一，主辦方利用數字成像技術展現莫奈的四百多幅名作。由此，該展也被稱為「一座流動的莫奈博物館」，讓人可以近距離的，從視覺、聽覺，甚至「步入」畫中，感受莫奈作品的魅力。

3D Mapping融合實景製作

相關展覽此前已在韓國、日本展出。「新莫奈：時光映跡藝術展」在原有的基礎內容以及技術上，針對中國市場進行展覽升級。突破了以往藝術畫展的普遍表現形式，把畫展從靜態變成了動態、運用全息投影等現代多媒體技術與藝術作品相結合的全新形式，注重人與藝術的互動。

該展以莫奈不同階段的經歷為主線，講述其藝術歷程。主辦方運用3D Mapping技術，融合具真實感的實景製作，《日出·印象》、《魯昂大教堂》等莫奈名作以流動的形式展現出來，《睡蓮》也可以看到蓮花的開合以及湖水的漣漪。

此外，該展還打造獨特的微劇場式觀影，用巨大的屏幕環繞播放莫奈與妻子卡米爾之間的愛



莫奈的素描作品
大公報記者古寧攝

情微電影，讓觀眾在莫奈朦朧的色彩、紛亂的筆觸中感受愛情的魅力。另外，主辦方還邀請花藝導演Vicky Jung打造了整個卡米爾主題展區，觀眾漫步在這座精緻的莫奈花園中，配合多媒體技術，欣賞東西元素相互融合後的變幻。

讓藝術變得觸手可及

「新莫奈：時光映跡藝術展」中運用的多媒體感應技術，繪畫作品不再作為單純的藝術孤立呈獻，而是將莫奈的一生以靜默的戲劇為形式呈現出來，以莫奈的人生軌跡來解讀藝術，藝術也在多媒體感映技術的幫助下變得觸手可及，將改變大眾心中畫展「高冷」的形象，甚至可以讓兒童在父母的陪伴下走進莫奈。「看藝術展可以是一次全家人體驗的，既有藝術價值又好玩的藝術教育之旅」。



參觀者全新方式看《日出·印象》，有身臨其境之感
大公報記者古寧攝

該展覽今年四月在成都舉行內地巡展首站，後前往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巡展，至明年四月計劃合共在內地十城市巡展。深圳站巡展由深圳市小橙堡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獨家引進。

華僑城歡樂海岸創展廣場位於深圳市南山區白石路東8號，逢周二休館。



▲本地藝術家鄧啓耀
▲鄧啓耀水墨絹本作品《牛頭角下邨》
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

鄧啓耀「樹木」創作耳目一新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劉毅報導：K11 Art Foundation由即日起至明年一月八日，在中環chi art space舉行「既遠且近」系列的第四個展覽「From 4am to 10pm」，展出本地藝術家鄧啓耀的十件作品，作品涉及媒介廣泛，包括水墨、錄像、聲音、光影、混合媒介裝置等。

中國水墨畫一直是鄧啓耀創作的關鍵性元素，創作時打破傳統中國山水畫欣賞模式，引入現代化媒介，給予觀眾審視水墨畫的新角度。

鄧啓耀談到展覽名稱時表示：「這時段為城市和大自然最充滿活力的時刻，我要借作品發掘日常生活、城市和大自然的美。」他在絹本上以傳統中國畫的白描技法勾勒樹木，然而作品中卻有對於現代媒介的運用，譬如以燈管充當卷軸懸掛畫作，或在水墨畫中加

入錄影片段，影片內容源自他對這座城市的細膩觀察，以及對於自然痕跡和城市生活的記錄。

「樹木賦予我最多的創作靈感，因為樹木可帶給我寧靜、悠閒的感受。」鄧啓耀說。作品《由早上4點至晚上10點》、《牛頭角下邨》、《Wipkinger Park》、《大河道》等作品主題皆為樹木，再配以燈管、有聲單頻道錄像，令觀者耳目一新。除卻融合現代媒介的水墨畫，其令一件錄像作品《Small Lives》則詮釋了植物受光合作用生長的全過程。

此外，他更以獨石墨、水墨絹本為媒介描繪大自然的浮雲，以及在燈箱中繪製煙花。繪製前者，是因為他感慨於天上雲朵的「自由自在」，不會因人類社會的紛爭而發生任何變化；創作後者則是因為他要記錄煙花一瞬間即逝的燦爛。

今日文化節目精選

- 青草地粵劇工作室主辦「悠悠青草十周年——粵劇折子戲專場」晚上七時半於高山劇場劇院舉行。
- 唐藝軒主辦「唐健垣南音粵韻」演唱會晚上七時四十分於油麻地戲院舉行。
- 悅韻有限公司主辦，韓德爾《彌賽亞》音樂會晚上七時半於香港演藝學院（灣仔校園）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公演。
- 權惠景個展「Faraway, So Close」於荃灣海盛路9號有線電視大樓2009室藝術創庫畫廊展至明年一月二十一日。
- M+首個設計藏品展「形流意動：M+設計藏品」於西九文化區M+展亭舉行至明年二月五日（周三至日開放）。



▲呂良偉（呂哥）首度參演音樂劇，稱要如新人一切由新開始

呂良偉演音樂劇自認新人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陳惠芳報導：呂良偉（呂哥）在明年四月公演的《風雲5D音樂劇》飾演英雄一角，這是他首次參演音樂劇。劇中他要表演歌舞，除了與十多名舞蹈員合唱《雄霸天下》一曲，還要獻唱多首歌曲。

初次演音樂劇，呂哥特地請了歌唱老師教唱歌，他笑說：「平時都有在活動上表演唱歌助興，唱得最多是《上海灘》，我不是歌手，觀眾要

求不高，現在演舞台劇，歌曲是音樂總監鮑比達為我度身訂造，我當自己是音樂界新人，但亦不容有失。」

他續稱：「入到錄音室，要開大冷氣，開到十六度，因為唱歌時要用丹田運氣，唱一段要休息一下，唱完人也疲累。」他稱初演音樂劇，需將所學的基礎甩掉，就如新人一切由新開始。

唐人街

王 璞

當年在大學教電影劇本寫作，我曾把《唐人街》作為教材。這部獲一九七四年奧斯卡十項提名、終獲最佳編劇獎的經典之作，可藉以講解電影劇本寫作的全部要素。唯有一點令身為華人的我心中不爽：為何劇本取名《唐人街》呢？無論故事情節還是人物，皆與唐人街無甚干係。我只能把它看成一個符號，暗示的是落後、無序、污濁和

陰謀。那是美國人對華人社會的整體印象。其實不止《唐人街》，上個世紀的歐美電影裏，華人永遠只有兩種角色，不是黑社會分子，就是風塵女子。四十多年過去了，今天我走在溫哥華唐人街，電影裏唐人街區的鏡頭一一浮上心頭。我不得不承認，《唐人街》的編劇和導演真天才也。只這一片名，便說盡了電影的故事背後蘊含的深義。四十多年過去了，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變化，唐人街卻好像被時代的列車

遺忘，什麼都沒改變。依然是俗艷華文招牌充斥在骯髒陰暗污水橫流的街頭巷尾，依然是蓬頭垢面的流浪漢在窮街後巷翻檢垃圾箱，依然是醉漢和白粉客遊蕩在街頭，腳步踉蹌，目光陰鬱。四十年後的唐人街，依然是個無解的黑色故事。我加快腳步，趕緊朝最近的巴士站奔去，跳上一輛正停靠過來的巴士。不出三分鐘，我便發現窗外換了人間：又是流光溢彩的現代化市鎮，明麗乾淨的大街，鱗次櫛比的玻璃幕牆，衣着光鮮意氣風發的行人……剛才所見難道只是一場噩夢？

寫字的好處

阿 濃

據說寫字可以使心境平靜，是養生之道。近日我每天寫字，還發現其他好處。一是我寫的是《唐詩三百首》和《宋詞三百首》在寫的過程中，把一些半熟的詩詞溫習了一兩遍，獲得更深的了解和新的感受。由於我寫完如果覺得不滿

意，我會一遍又一遍地寫下去，最後由半熟變成全熟，甚至會背了。二是寫字可以成為不受騷擾的防衛堡壘。在別人眼中寫字當然是正經嚴肅的事，不宜打擾。於是大小小都不來煩你。沒有孩子叫你講故事，沒有大人叫你做一些零碎的事。這些事根本不急，但他們就是催得慌。也不會有人忽然想起什麼陳年舊帳，要

對你宣洩他們的不滿。因此寫字是我最安靜的時刻，甚至是防止情緒受困擾的安全海港。嘗到甜頭之後，我寫字的時間越來越長，在功力上的進步也明顯可見。三是我累積了許多廢紙，是以前已使用過的打印資料，有半邊是空白的，堆了幾尺高，正好用來練字。這些時動於練字，已去掉一半。寫稿可以說是鬻字為生，但寫稿是辛苦事，寫字卻是快樂事。希望有一天我的字真能賣錢，那好處就更大。

痛風

斯 人

未久見面的朋友，一見面都會說，看起來你狀態不錯。我總是苦笑說：大毛病沒有，小毛病不斷。人年紀大了，身體機器老化，有毛病是正常的，沒毛病是天降洪福。我最常見的毛病有幾樣：一是頭暈，頸椎增生引起的；二是痛風，食物攝入引起的；三是三叉神經痛，不知道什麼原因引起的。最近又患痛風，據說是吃了太多內臟和豆類、菇類食物，但我最近一直很規矩，不敢太放縱，想來想去，只是秋風起，天氣乾燥，家裏煲了雪

梨銀耳湯，連着吃了兩天，結果就中招了。雪梨絕不是禍首，豬骨也是尋常物，只有銀耳有點嫌疑。銀耳算不算菇類食物呢，只好得開去請教一下專家。痛風之痛，不是尋常的痛，痛得面無人色，坐臥不寧。醫生說最痛是三叉神經痛，但三叉神經痛我受得了，還有辦法對付，唯獨痛風，真是要舉手投降。多年前初患痛風，家人特地買了蘆筍，美美地炒了一碟，說你要戒吃肉類，蔬菜多吃一點。結果放心吃了一餐蘆筍，又再狠狠發作一次。人一個臭皮囊，快樂也是它，痛苦也是它。

野生議員

方 元



圓房子

在香港立法會，某些議員常常上演政治暴力的鬧劇。新民黨主席、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曾說，她對立法會亂局看到厭，恨不得轉台看「野生動物」。前立法會議員、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也曾說，某些議員的行為「低劣之程度實在令人慘不忍睹」。不過，倘若自然界的動物們也有電視台，他們可能想轉台看「野生議員」。香港並不是第一個出現「野生議員」的地方。上世紀九十年代我住在英國的時候，有一天在電視上驚訝地看到一個暴力場面：一群台灣政客在議會廳內互相摑耳光、揪頭髮。它並不是作為新聞播出，而是放在世界各地笑料集錦的節目中。主持人邊笑邊調侃：這就是「亞洲民主」。大概英國人覺得這種「民主」很滑稽，因此還重播了一次。不單台灣來的留學生丟臉丟到水溝裏，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留學生也被濺了一臉污水。現在方便了。如果想看政治暴力表演，不必看英國電視台的轉播，也不必去台灣實地觀摩，在香港就可以經常看到現場直播的鬧劇。雖然尚未看到摑耳光、揪頭髮，但身體衝撞、投擲物件、粗言漫罵等野性行為已是常態。那些「野生議員」有種膨脹的心態，認為議員享有特權，在議事廳做任何事都不算違法。如今在政壇上有一個新詞，叫作「台灣化」，專指類似台灣那種泥漿摔跤式政治。近十年，香港一些政客頻頻去台灣取經，加上本土已有的政治暴力基礎，香港隨時可以青出於「綠」。

郵差

一 度



潮音

下午出門辦事錯過了一封專送的快遞郵件，晚上回到家，看到門後掛着的郵箱裏塞着重送聯絡卡。已經五點了，但我第二天上班，晚上回家時間不定，於是仍然電話過去要求七點以後再送一下。八點左右還沒有人來，以為要再改時間，八點二十分左右，突然門鈴響了，和藹可親的郵差居然來了。「哎呀呀，實在不好意思，讓您這麼晚再過來。」我「虛偽」地打着招呼。郵差二十幾歲的樣子，觀之溫柔可親，謙恭地笑着說沒關係，等我簽完字才鞠躬離開。日本的郵局負責的片區劃分很細，因此住上一段時間，附近的郵差都已經將你認識。不僅郵局，周圍的超市、商店的人均是如此，越是時間長越是熟悉，常常會主動做一些照顧。除了行業本身的服務意識之外，多了一種人與人之間的親近之情。當然，如果亂扔垃圾，也是會被無雙雙眼盯着的。隨着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，很多網上服務日本已經落後於中國，然而這種小國寡民式的溝通，反而有種溫暖的人情味，也沒有感覺到任何不便。有一次去ATM機上操作付款手續，屢次操作失敗，電話詢問，對方馬上派人上門收費，沒有任何附加的手續費。可見所謂方便，工具的便利性似乎不是絕對的，服務的核心還是在於做事的人，做事之人的可靠周全才能帶來服務的信賴感和安心感。

平安心情

葉特生

小丑出現在樹林裏，想要誘拐小孩，接下來又有小丑在路上驚嚇途人，「蔚然成風」，蔓延超過十州。那麼小的治安事件，警察竟無能為力。無端去盤查小丑，這涉及人權，法律不容許。現在這股風潮已演變到有人假扮小丑來搶劫誘拐小孩，美國幾間小學甚至因此關閉，因為小孩嚇到不敢上學，連麥當勞叔叔人形看板也不再放在店外。如今紐澳與英國等地，亦大受困擾，成為全球的安全問題。小丑何辜，被污名成壞胚，這個萬聖節，失去表演賺錢的機會。

萬聖節許多小孩扮成妖魔鬼怪，到處惡作劇嚇人，以換取糖果吃。在太平日子，本是無傷大雅的歡樂時光，但在恐怖行為當道的今天，人人心懷惴惴，這等嚇人玩意，恐怕會引發公眾驚懼，所以今年萬聖節，明顯失色。「九一一」所破壞的，不僅是兩座摩天高塔，更是人的平安無慮心情。如今事隔十五年，高塔已重建，人心卻愈來愈驚慌，這與外在的太平環境明顯不配合。有些日子一去不復返，與其展望將來，不如珍惜今天。陽光花朵還在，就好好欣賞吧！

《流氓皇帝》

輕 羽

一九八一年，那時我才十幾歲，在觀塘區的中學讀書。那年頭，大部分小學和中學仍分作上下午校。我唸的是上午班，雖然每天很早便要起床，但是中午十二時許便放學，下午逍遙自在，樂得清閒（當然不會乖乖做功課）。八十年代是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黃金盛世，其時有一齣電視劇《流氓皇帝》，令人看得哈哈大笑，同時亦溫馨感人。古裝大俠鄭少秋飾演朱錦春，

本來是一介草民，天性純厚。他的個性和際遇有點像荷里活電影《阿甘正傳》的主角，性格同樣是善良憨直，不怕艱辛。在民初的戰亂時代，朱錦春只是隨波逐流，但卻往往遇到奇人奇事，令他曾經成為國民軍軍閥，亦做過電影明星和商業大亨。最後，因為朱錦春與末代皇帝溥儀樣貌相似，於是被漢奸利用，輾轉到達偽滿洲國，擔任溥儀的影子皇帝，成為傀儡皇帝的傀儡。在這過程當中，朱錦春一直念念不忘青梅竹馬的女兒易蓉蓉。二人其後都流落香港，雖然彼此能狗重認，但老年的蓉蓉已經失憶，未

能認出多年前互相傾慕的愛侶。「百花笑，春光展，綠柳飄，青春見。與君共賞芳華，啊……啊，愛在心內暖。」朱錦春與易蓉蓉年輕時在花間歌唱起舞；老年時，朱錦春亦再唱出這曲，努力為蓉蓉勾起寶貴回憶。那年頭，電視劇的製作水平當然不能與現今的科技媲美，但故事內容述說的人情和事物，卻令人心往神馳。本星期，電視台播出了重新拍攝的《流氓皇帝》，不禁令我想起三十五年前的種種片段，歌聲在腦海盤旋不去。



生命特寫

昨天發一夢，夢到出外旅行，手提行李剛放下，就被人偷走，於是顧不上其他行李，苦苦追到，誰知那人說這是我的東西，憑什麼說我偷？正爭論間，回頭一看，其他行李也被偷光。猛然驚醒，才知道在平安環境下，自己內心何等不安。不但我內心不安，歐美各地在慶祝萬聖節之時，也莫名其妙被一群假扮小丑的人困擾。本來只是從一件小事開始：今年八月，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有一群